

歷史與空間

永遠的共同村

共同村位於四川總岡山下、青衣江畔，是眉山市洪雅縣蘇丘地帶的一個行政村。依山傍水，流水潺潺，環境優美，物產豐富。全村共有2,000多名村民，10個村民小組。

共同村有一座山，名叫大灣山，山道彎彎，險峻巍峨，樹木荒涼，雜草叢生。山上有兩個大坑，那是民國二十一年，川軍24軍和21軍在洪雅縣境內發生內戰時挖下的戰壕，這兩個「戰壕」見證了舊中國那段兵荒馬亂、民不聊生的日子。新中國成立後，村黨支部號召村民把這座荒山開發出來。山上種粟米、高粱、豆子、紅苕，山下成果林，一陣風兒吹過，滿山花果飄香。

共同村有一條河，名叫「牟河」。那是八百多年以前，共同村人用勤勞的雙手，將一條小溪拓寬加深，兩邊築成河堤，栽上樹木，改造而成的河流，牟姓村民沿河而居。總岡山水庫建成之前，每逢乾旱年代，村民用水車將河水運到田地裏，保證了莊稼的收成。鄰村的村民前來挑水回去，用於人畜的飲用。河裏長着茭白、油草，魚兒在草叢間穿梭。河流下端有一座磨坊，裏面有兩扇厚厚的石磨和一架水沖打米機，生產隊利用滿漲的河水為村民打米磨麵。河水流到下游，也惠澤了下游的村莊。如今一年四季，河水碧綠，許多城裏人還帶着魚竿，前去釣魚休閒。

共同村有一片林，名叫「白鶴林」，位於共同村原第七村民小組的博房上。林裏是一片青岡樹，不知哪裏飛來的白鶴到裏面築巢安家。每天清晨，一群白鶴從樹林裏飛出；黃昏，一群白鶴撲閃着翅膀飛回樹林，群飛群落的白鶴圖像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。白鶴林裏白鶴的聲音是一種美妙的樂曲，白鶴拉下的屎肥了林裏的土地。白鶴林裏不僅有青岡樹，還有油茶樹等經濟作物。雨後天晴的日子，樹林裏的蘑菇長得一把一把小傘，帶給我們童年無數的歡欣。

共同村有一棵樹，叫大柏樹。相傳是明朝嘉靖年間一位姓張的名士栽下的古樹。大柏樹枝繁葉茂，威武不屈。炎夏之夜，人們到樹下乘涼、拉家常、擺龍門陣。過去的年代裏，老人們家裏有個三災兩病的，還到樹下燒香、磕頭，祈求大柏樹的保佑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大煉鋼鐵時期，人們砍光了村裏大大小小的樹去煉鋼鐵，唯獨冒着

挨批判的風險，保留了這棵大柏樹。如今大柏樹不僅被縣裏列為縣級保護文物，還被國家定為航標樹為飛機導航。

共同村有一個小學校，叫「共同小學」。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，為解決鄉村孩子的入學問題，村黨支部號召村民把大灣山下的點燈山挖平，把博房上的廟宇拆來，在貧窮年代為鄉村孩子建立的學校。後來隨着經濟形勢的好轉，經過幾屆村黨支部的努力，學校變成六大四小一橫兩順十間屋子，村民委員會辦公室、村衛生醫療站也建在那裏，在全鄉鄉村小學硬件建設中獨具一格。2005年，雖然因生源問題和其他村小一起合併給了洪川二小，但從這所小學走出的學生中，上世紀八十年代考上中專、中師的就有5人；1990年以後，考上研究生的有3人，考上大學專科、本科的學生，將近一百人。他們走出校園後，有的成為公務員，有的成為教師，有的成為作家，有的成為醫生，有的成為法官，有的成為海關工作人員，有的成為部隊軍官，有的成為企業管理人員，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崗位，成為共同人的驕傲……

共同村人勤勞善良。大集體時期，積極參加總岡山水庫建設，改田改土建設。改革開放以後，他們承包土地，投資建廠，外出打工，積極經商，有的共同村人創辦企業生產的地方土特產品，漂洋過海，遠銷海外。共同村人勤勞的雙手和聰明的智慧，改變了村裏貧窮落後的面貌，為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創造了大量的財富。

共同村有着悠久的歷史。1949年以前叫「西十二村」，歸中山鄉管轄。新中國成立後，改名為博房村，源於村裏有座博房廟。1954年博房村劃歸新建立的中心鄉管轄，1956年農業合作化時併鄉併社，中心鄉合併給了紅星鄉。1958年全縣實行人民公社化，博房村和張壩村合併，改名為「共同大隊」，寓意大家齊心協力建設社會主義。改革開放以後，恢復鄉鎮人民政府，共同村大隊更名為「共同村」。後來調整村級區域規劃，共同村與苦竹岡村合併，仍然叫「共同村」。2020年的村級建制調整中，共同村與桐梓岡村合併，被更名為「共桐村」。

一個村莊的名稱，是一個地方的地域文化標

羅大佳



●共同村一景。

作者供图

識，「共同村」的「共同」二字，是一個屬性詞，有三層意思：猶言一同；大家一起（做）；屬於大家的，彼此都具有。此外，「共同」二字還是一個法律名詞和會計要素。歷史文獻資料中，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「古之人，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」《百喻經·二鴿喻》：「昔有雌雄二鴿，共同一巢。」《前漢書·平話》卷上：「劉武受詔牌金帛了，即請宋公達、李德、程彥雄，共同商議。」《後漢書·皇后紀上·明德馬皇后》：「所以化導兄弟，共同斯志。」以及元代無名氏《來生債》、明代施耐庵的《水滸傳》、現代著名作家楊朔、魏巍、胡采等的著作中，均有記載和引用。我想，當初命名「共同村」的人，一定是寓意村民攜手團結，共同學習，共同進步，共同努力，共同奮鬥，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美好明天。這是一個富有詩意、具有象徵意義的村名，乃至於改革開放以後的1983年，全縣改「大隊」為「村」，按上級要求去掉「文革」中的政治色彩，恢復地域文化時，紅星鄉的14個行政村中，有13個村名進行了更改，「紅旗村」更改為「朱壩村」、「紅星村」更改為「新村村」、「向陽村」更改為「菜地坎村」、「萬源村」更改為「葛樹坪村」、「衛東村」更改為「文塘村」、「遼源村」更改為「曲沿村」、「紅光村」更改為「祝河坎村」、「星火村」更改為「封河壩村」、「永紅村」更改為「楊塘坎村」、「東風村」更改為「柳街村」、「新勝村」更改為「新橋村」、「星光村」更改為「苦竹岡村」、「英勇村」更改為「桐梓岡村」，唯有「共同村」依然叫「共同村」，沒有更改，由此沿用了整整62年，超過半個多世紀。

儘管「共同村」的村名變為了現在的「共桐村」，但在我們這些在共同村出生、長大、生活了20多年，離開共同村將近30年的遊子心裏，她的名字永遠就叫「共同村」。

來鴻

●劉友洪

一顆小蟬蛻

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，萬丈霞光照耀在東坡城市濕地公園那寬闊的湖面上，一陣微風吹來，好似無數條銀魚在湖中跳躍。時已盛夏將盡，陣陣霧靄從湖面晨霧升起，源源不斷地把清涼送給早起的遊人。白鷺也來蹭個安逸，牠們在湖邊悠閒地踱着步子，愜意地享受着這夏日裏難得的涼意。就連平日裏聒噪的鳴蟬，此時也安靜了下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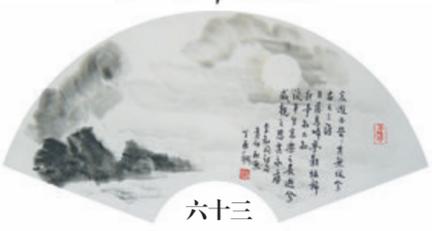
我也是一個早起的人。我沿着公園寬敞的綠道，一路小跑，穿過親水棧道，來到一座無名小島。島上有三棵麻柳樹，從遠處看，今日的麻柳樹似乎與往日有些不同，樹幹好像附了什麼東西。走近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知了的殘殼。此時的殼兒已空空如也，在霞光中還微微泛著些光澤。殼兒的背部還有一條長長的裂縫，恰似一張張開的大嘴，好像訴說著曾經發生了怎樣的撕心裂肺。知了蛻下的殼，又叫蟬蛻，是知了變為成蟲之前，在土裏進行了十八般修煉，鑽出地面後蛻下的那層殼，可做藥材，有散風熱、宣肺、定喘的功效，能治外感風熱、咳嗽音啞、風疹瘙癢、小兒驚癇等疾病。我小時候，夏天，雨過天晴的早晨或傍晚，我們一群小夥伴就到樹林裏去尋找知了的殼，用根竹籤穿成一串，拿到場鎮上的收購站換錢，二個或三個就能賣一分錢。

這時，我又聽見地上有窸窣窸窣的聲音，便蹲下身子尋找。原來，那隻蛻了殼的知了，正在草叢裏掙扎。那是一隻個頭較大的知了，身子呈嫩黃色，薄薄的蟬翼還未完全展開，牠是剛從殼裏鑽出來不久吧。我把知了抓起來，讓牠趴在麻柳樹的凹槽處，牠就沿着樹幹往上爬。在牠的身旁，就掛着牠的外殼，或者說，掛着之前的牠。這一幕使我彷彿看見，殼兒之前是多麼豐滿，充盈着生命的活力，那時的牠還有個自己的名字——知了猴，因為牠像猴子一樣會爬樹，爬到樹上去蛻皮。一樣東西，牠只剩一副空空的皮囊。細細觀察，這副皮囊比它旁邊的知了小多了。我禁不住疑問，這殼兒，原先是怎樣存下這隻知了的？我用手扳了一下，殼兒抓得穩穩的，我的眼前又浮現出那浴火重生、大苦大難的場景——幼蟬用盡力氣，拚命往外掙扎，無論時間長短，無論是否折斷腿腳，為了明天，為了希望，為了新生，牠只有一個信念：誓把身上的那層殼脫掉！

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鷹的故事。據說鷹的年齡可達70歲，但在牠40歲的時候，喙變得又長又彎，爪子無法捕捉獵物，羽毛又濃又厚，翅膀十分沉重。此時的鷹只有兩種選擇：要麼等死，要麼經過一個十分痛苦的更生過程——蛻變。牠必須吃力地飛到山頂，在岩石上把喙擊打脫落，把老化的趾甲拔去，把羽毛全部拔掉，這個過程鷹會鮮血直流。但五個月後，鷹又會長出新的羽毛，重新開始飛翔，重新再活30年！鳳凰涅槃的故事反覆啟示我們，如果原有的殼兒已經無法承載其之重，我們還有必要固守着舊殼不放嗎？我抬眼望去，小島上不遠處的蘆葦開得正旺，淡粉色的花朵，以昂首向天的姿勢，迎接著嶄新一天的到來。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
菩提路上
弘一大師的足跡



六十三
月夜憶母

同樣是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所寫的教材歌曲。此曲用外國的音樂。詞作充滿作者對父母的懷念，既是李叔同打懷之作，也是借此對學生的倫理道德教育中的孝道教育。李叔同對母親感情非常深厚，終其一生對母親的死「就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，一直到出家」（雙子愷的回憶語）。

出家人有儀式「辭親」，李叔同進入佛門後，對妻兒的感性也逐漸淡化，甚而「割絕」與「中斷」。但對母親的思憶卻始終念念不忘。出家之後，每逢母親忌日，都唸經或寫經，為母親迴向。

詩題為夢，也真是浮生若夢了，李叔同自母逝世，也只能在夢中才能見到母親了。

夢（節錄）
哀遊子焚其無依兮，在天之涯。
月落烏啼，夢影依稀，往事知不知？
淚半生哀樂之長逝兮，感親之恩其永垂。

李叔同詩句
素仲配畫
丁酉秋

詩詞偶拾

母親的骨氣

四十五歲前，我的母親
她經常賣自己的東西
她賣自己的血
更多的，她賣自己的力氣
或賣自己惡力氣收穫的一切
她賣莊稼地種出的糧食
她賣家養的豬羊雞鴨
她賣栽種結果的樹
她賣採桑養成的蠶繭
她賣採挖的中藥材
她的收穫是
或多或少的錢
讓自己貧窮的家
過有鹽有味的日子

自始至終，我的母親
唯一不賣的是
她的骨氣
她說：人活的是骨氣
骨氣，總得傳給兒孫後代



豆棚閒話

別讓手機誤了孩子

●張武昌

在日常生活中，經常看見孩子向父母索要手機玩遊戲，父母雖然會「責罵」幾句，但往往經不住孩子的再三索求，心一軟就把手機給了孩子。家長們溺愛孩子，看見孩子玩遊戲，心裏總是有種「放假了讓孩子玩一下」的想法，便不再作過多阻攔。殊不知，這樣只會讓孩子在手機的世界裏越陷越深，害了孩子。

成人一旦對手機裏的世界着了迷，都難以從中脫離出來，更不用說不諳世事的小孩了。在電視上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，經常看到手機誤人子弟的事例。

小孩用手機看文章雖然說是好事，但也會產生反效果，看到一部好看的小說，心裏總是想迫不及待地知道後面的情節，便會想盡辦法往下追。白天看，夜裏看，下課看，上課也看，沉迷其中，好像着了魔一樣。當覺得電子書已經無吸引力時，他們又會下載手機遊戲，開始又一輪沉迷。若是這樣，成績就會一落千丈。

當孩子想要一部手機時，我們應該慎重考慮一下他們拿着手機在做什麼，會不會誤了

孩子。送孩子一部手機，不如用買手機的錢，給孩子多買一些他們喜歡看的書，或者全家一起去旅遊。這樣孩子反而會得到更多樂趣，從現實生活環境中得到更大的收穫。

學習就好比建房子，只有打好基礎才能開始下一步，沒有打好基礎無異於空中樓閣，隨時都有可能倒塌。智能手機作為當今最流行的電子通訊工具，已經大面積進入高級院校學生的校園生活，這對學生來說既有好處也有壞處。智能手機對高級學校班級管理中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，針對消極影響要提出合理的建議措施，為建設文明校園作出更多貢獻。手機雖然能給我們帶來諸多的方便，但長期使用也會給身體健康帶來威脅，尤其是我們的眼睛與雙手。

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現在大部分人都是「機」不離手，長時間使用手機不僅傷眼還傷頸椎及手指。對此有專家指出，手指關節出現病症是完全有可能的。理論上，由於長期一個姿勢使用手機，是有可能導致手指關節變形。通常，人們發現手指關節不舒服，僵硬、疼痛，多是關節附近的肌肉、筋膜出

現類似於腱鞘炎的骨關節炎症所導致的。如果不進行控制，日積月累，炎症反覆發作，關節長期處於不良的環境中，就有可能造成變形，其發展過程是比較漫長的。

有研究顯示，智能手機所發出的藍光會阻止人體在晚上分泌褪黑激素。褪黑激素是由大腦內松果體生成的一種荷爾蒙，與睡眠時間息息相關。人有睡眠時會分泌褪黑激素，並在半夜達到高峰。若褪黑激素被抑制，進而擾亂睡眠規律，影響深度睡眠品質。

家裏家外，隨處可見孩子捧着一部手機在玩遊戲，更有甚者為手機成癮。看到小孩捧著手機，便想起我們成年人尚且對手機沒有自控力，更別說這些十來歲的小孩了。如果他們一直這樣玩下去，將來又會是什麼樣子呢？手機原本是一個打電話的通訊工具，如今我們卻忽視了它的本質，重視它的附屬功能（娛樂性），不知是福還是禍？

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固然好，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才是為人處世、打好基礎的根本。當我們享受着手機所帶來的方便快捷時，亦要考慮它的弊端，別讓手機誤了孩子。

生活點滴

河邊的手電筒

●魏以進

黑暗中的一絲光也能照亮前行的路。那年秋天，我從鄉初中轉回距家鄉魏家坡七、八里地的南垵初中讀三年級。臨近中考，功課一天比一天緊。記得班主任叫宋成龍，一位嚴厲的語文老師。儘管那時老師們都用方言，但不影響傳播與交流，還感覺親切和接近，倒像少年惶恐心理的撫慰劑與潤滑油。

一天下午，因家中有事，我回去，吃罷母親做的晚飯，拿着家裏僅有的一個手電筒就往學校趕。初三對於一個農村孩子來說，那可是人生的一個關鍵時期。為了能考上縣城的中專學校，跳出農門，我把時間看得比錢還貴重。在蜿蜒的山路上，在寂靜得近乎誇張的田埂上，我一邊趕路，一邊背誦英語單詞。那時父親給我們兄弟幾個講得很直接，他沒有能力給我們蓋房子，也沒有能力幫我們娶媳婦，但他會拚了老命供我們讀書。再說我自己也想離開閉塞得令人窒息的山村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不知不覺間，夜幕降臨了，蠻橫得像個土霸王。我按動手電筒的按鈕後，才發現自己完全陷身在一片黑暗中，猶如茫茫大海中的一盞孤燈，悽惶無助。

愈是緊張，愈是容易節外生枝。又走了一段路，恐懼感漸漸襲來，彷彿無影的針刺。秋風呼嘯，還夾雜着無法分辨的鳴咽，我手中的電筒竟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。由於過度緊張，慌亂中我又踏翻了一塊石頭，重重地摔了一跤，膝蓋也磕破了皮，直流血。我掏出火柴劃燃找到手電筒時，發現電池已被田溝裏的水打濕，手電筒不亮了。那天沒有月亮，四周也沒有半點光亮，黑漆漆一片。叫天不應，喊地不靈，我在那個夜晚找到了準確的註釋。

手電筒壞了，膝蓋磕破了，可路還得走。我窸窣窸窣地摸到了河邊，河水還有點兒大，嘩啦嘩啦的，卻看不清水中的搭石，幾次試圖跳過去，均以失敗而告退。就在幾近絕望的時候，對面田埂上突然閃出一點燈光。我像遇到救星般大喊，發出急切的求救聲。燈光漸漸近了，對面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。我一下子聽出是班主任宋老師的聲音，心中一暖，激動得熱淚盈眶，才發現宋老師背上背着一個同學。這位同學手中的電筒照着老師滿頭的汗水。這位同學上體育課時不小心摔傷了腿，短時間內不能走路。他父母身體不好，不能幹重活。於是，每天上完晚自習，宋老師就背着他送他回家，讓他的父母用中藥給他敷熱敷。這樣一背就是一個星期，那天正好好上了我。

望着宋老師的背影，我的眼裏湧起一層熱淚。宋老師拿起我打濕的手電筒擺弄。他輕輕地擰開手電筒的後蓋，將裏面的電池倒了出來，握在手裏暖一暖，見沒用，就揣進靠胸的衣服裏暖一暖。一分鐘，兩分鐘，十分鐘過去，一刻鐘過去，電池依

然不能接通電筒。山風又吹起來，稻田裏的枯草不時打着旋兒飛舞，像電影裏的獨臂俠客。看着亮不起來的手電筒，宋老師搖搖頭，背起坐在石板上的同學，讓我先跟他一起送受傷的那個同學，再送我回學校。

我一時語塞，話到嘴邊又忍回去了。我打着老師的手電筒在前面照路，老師在後面背着同學趕路。山村的夜晚萬籟俱寂，我們的腳步聲在小河兩岸迴響。平時在課堂上一臉嚴肅的老師，此時變得和藹可親，一邊走，一邊給我們講他考取公辦老師的經歷。在他的家鄉十字溝，出個高中生十分不易，他有幸成為了民辦老師。雖說工資羞於啟齒，但有社會地位，村裏的人尊重老師。他很珍惜這個機會，把教書當作了青春的全部。在民轉公考試之前，除了吃飯睡覺，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迎接考試上。飯桌上、床頭前，甚至廁所裏都貼滿了牠抄寫的古詩文、文學常識。他讀、記、抄、寫，樂此不疲，功夫不負有心人，終他如願以償，成為了國家的老師。身份變了，可他對待教學工作的嚴謹態度絲毫沒變。

送完同學，宋老師又把我送回學校。到寢室時，同學們都熟睡了，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後來聽說宋老師英年早逝了，可那個夜晚在小河邊碰到的手電筒光，卻照進了我的腦海，終生不忘。